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三至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劉堦

謄録貢生臣馬心羅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四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一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上謂秦檜曰和議已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營田則斂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

丙寅上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

端之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心佛說殊為可笑

丁卯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劉洪道責授濠州團練副使柳州安置御史丞万俟卨論洪道汙穢貪墨岳飛初為制置使洪道足恭以媚之飛罷宣撫使命下之日洪道聞之失色頓足抵掌淚閣眼眶倡為浮言簧鼓將士幾至變生故有是命於是洪道得罪而終身不復

庚午右承奉郎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韓㢧直特遷右奉議郎直敷文閣以世忠罷政推恩也

右奉議郎鄧名世特勒停坐擅寫日歷故也久之卒於家

壬申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致禍亂天地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上曰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此其能國乎

癸酉秦檜言考之經傳人君莫難於聽納上曰朕觀自

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宜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觀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試尚書工部侍郎莫將權本部尚書往唐鄧州分畫地界先是詔刑部侍郎周聿充京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委（案此下當有脫文）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充陝西路分畫地界官應干措置委川陝宣撫司照南北誓書文字子細分

畫不得差錯主事此指揮據蜀口用兵錄修入日歷無之至是又遣將馬

甲戌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言竊聞朝廷見與金國議和邊事漸向寧息所有元降便宜黜陟指揮伏望收還從之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何鑄等至軍前金國都元帥宗弼遣鑄往會寧且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紹興講和錄金帥上第四書冬深想惟動止萬福今月十一日使來伏承手削且聞事大之勤良可嘉尚所進誓表即時津發赴闕今茲大事已定然而其間有一二未究者須至

虜詭表云北人見行發遣北來三十五人止是近日因
渡淮樵牧偶被掠者殊非昔年逃亡及兵火隔絕之人
恐是有司姑狥人情尚為濡滯也審議使副蕭毅等在
江南時已蒙定論據諸路所有北人各於逐處沿邊州
城就近交割望早為依應所論盡數發遣過界唐鄧二
州想已差官赴此月下旬到彼以備交此外據陝西地
界其間或有犬牙相犯處亦請依元約於明年正月下
旬差官於本朝合干人員至鳳翔府會合以憑同去行
踏至日別有計議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固當使民各
安其業已遣淚州招信盱眙等縣新附口數千連其家
貲赴復本土外有未曾發遣人數今已盡分付去人應
江南商賈隔在淮以北者已指揮所屬刷會候供到人
數亦便發歸所有海州泗州幷漣水軍今歲流移在南
百姓比及新正切望發過淮北庶不廢一年耕作之計
惟裁之所有淮上大軍使之自諸道班還非以吳璘竊
窺關陝以此有副元帥提兵鎮撫亦專人使之斂退恐

欲聞知時寒切冀慎重專此布聞不宣　是日朝廷亦遣莫將周聿往割唐鄧又命鄭剛中分劃陝西以劉豫吳玠元管地界為準

紹興講和録皇朝答書季冬極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盤軍安民悉賴全德特承惠書佩荷記存埀諭大事已定若國公以生靈為念他人豈能辦天下幸甚北人敢不如命令就先次津發耶律溫等餘當節次發遣唐鄧二州已遣尚書莫將侍郎周聿於前月十一日星夜前去交割陝西地界亦已差樞密都承旨鄭剛中同宣撫司官前去趁明年正月下旬計議海州泗州漣水軍在南百姓見今根刷發過淮北先蒙遣還濠州楚川招信盱眙等縣戶口又許根刷應江南商賈隔在淮北者亦便發歸平情宜勝感激恐遣人在路遲滯今專發書計會泗州差走馬人傳到府下伏冀照察向春候漸和切望倍保鈞重不宣

己卯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須用論辯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則上下交征未有不危國者　詔監當資序人勿除郡守其已除未上者令吏部具名罷即審任監察御史以上者聽時祕閣修撰劉阜民新知婺州吏部言阜民故從官許之任

戊子直祕閣新知溫州秦梓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梓檜弟引嫌辭上不許　右承務郎韓彥質彥朴並直祕閣二人皆世忠子也

癸巳岳飛賜死於大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閤門祗候雷視之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獄遂上及聚斷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言飛不應死衆不從於是飛以衆證坐嘗自言已與太祖俱以三十歲除節度使

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西前後親受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爲擁兵逗遛當斬閤州觀察使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張憲坐收飛雲書謀以襄陽叛當絞飛長子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爲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沂中莅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直祕閣于鵬除名送萬安軍右朝散郎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

嶺南天下冤之飛死年二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報天下乎飛知書善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為賢將何鑄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寅周三畏三十年三月庚子李若樸何彥猷十二年正月戊申皆得罪飛二十二年十月戊申追復元官謚忠愍又改武穆嘉泰四年五月癸未追封鄂王妣各見本年月王俊首狀大理寺案款今具載之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差充京東東路兵馬鈐轄御前前軍副統制王俊有俊於八月二十二日夜二更以來張太尉使奴廝

兒慶童來請俊去說話俊到張太尉衙令虞候報覆請
俊入宅在蓮花池東面一亭子上張太尉先與一和尚
澤一點著燭對面坐地說話俊到時澤一更不與俊相
揖便起向燈影黑處潛去俊於張太尉面前唱喏坐間
張太尉不作聲良久問道你早睡也那你睡得著俊道
太尉有甚事睡不著張太尉道你不知自家相公得出
也俊道相公得出那裏去張太尉道得衢婺州俊道既
得衢州則無事也有甚煩惱張太尉道恐有後命俊道
有後命如何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我與相公從微相
隨朝廷必疑我也朝廷交更番朝見我去則必不來也
俊道向日范將軍被朝廷賜死俊與范將軍從微相隨
俊元是雄威副都頭轉至正使皆是范將軍兼係右軍
統制同提舉一行事務心懷忠義到今朝廷何曾賜罪
太尉不須別生疑慮張太尉道更說與你我相公處有
人來交我救他俊道如何救他張太尉道我這人馬動
則便是救他也俊道動後甚意思張太尉道這裏將人

馬老小盡底移去襄陽府不動只在鄂駐劄朝廷知必使我相公來彈壓撫諭俊道太尉不可動人馬若太尉動人馬朝廷必疑岳相公越被罪也張太尉道你理會不得若朝廷使岳相公來時便是我教他也若朝廷不肯交相公來時我將人馬分布自擄襄陽府俊道諸軍人馬如何起發得張太尉道我刦掠舟船盡裝載步人老小令馬軍便陸路前付俊道且看國家患難之際且更消停張太尉道我待做你安排著待我交你下手做時你便聽我言語俊道恐軍不伏者多張太尉道誰敢不伏傅選道我不伏俊道傅統制慷慨之人丈夫剛氣必有肯伏張太尉道有不伏者剿殺俊道這軍馬做甚名目起發張太尉道你問得我是假做一件朝廷文字起發我須交人不疑俊道太尉去襄陽府俊面張相公遣人馬來追襲如何張太尉道必不敢來趕我殺他人馬來到這裏時我已到襄陽了也俊道且如致襄陽府張相公必不肯休繼續前來收捕如何張太尉道我有

何惟俊道若蓄人探得知必來夾攻太尉南面有張相
公人馬北面有蓄人太尉如何處置張太尉冷笑我明
有道理待我這裏兵才動先使人將文字去與蓄人萬
一枝梧不前交蓄人發人馬助我俊道諸軍人馬老小
數十萬襄陽糧少如何張太尉道這裏糧盡數著船裝
載前去鄂州也有糧襄陽也有糧可喫得一年俊道如
何這裏數路應副錢糧尚有不前鄂裏此少糧一年以
後無糧如何張太尉道我鄂州裏一年已外不別做轉動
我鄂州裏不一年交蓄人必退我退則遲動疾則疾動你
安排著張太尉又道我如今動俊背嵬遊奕伏我不伏
俊道不伏底多又道遊奕姚觀察背嵬王剛張應李璋
伏不伏俊道不知如何張太尉道明日聚廳時你請姚
觀察王剛張應李璋去你衙裏喫飯說與我這言語說
道張太尉一夜不曾得睡知得相公得出恐有後命今
自家懣都出岳相公門下若諸軍人馬有語言交我怎
生制御我東西隨人我又不是都統制朝廷又不曾有

文字交我管他們有事都不能管得知三更後俟歸來
本家次日天曉二十三日早衆統制官至張太尉倚前
張太尉未坐衙俟叫起姚觀察於教場亭子西邊坐地
姚觀察道有甚事大哥俟道張太尉一夜不睡知得相
公得出太尉煩惱道破言語交俟來問觀察如何姚觀
察道既相公不來時張太尉管軍事御都在張太尉也
俟問觀察道將來諸軍亂後如何姚觀察道與他彈壓
不可交亂恐壞了這軍人馬你做我買知太尉緩緩地
且看國家患難面道罷各散去更不曾說張太尉所言
事節俟去見張太尉唱喏張太尉道衣來所言事如何
俟道不曾去請王剛等只與姚觀察說話交來覆太尉
道恐兵亂後不可不彈壓我遊奕一軍鈐束得整齊必
不致得生事張太尉道既姚觀察責弄道他人馬整齊
我做得尤穩也你安排着俟便唱喏出來自後不曾說
話九月初一日張太尉起發赴樞密行府俟去辭張太
尉道王統制你後面麁重物事轉換了着我去後將來

必共將近邊一處你收拾等我叫你重念俊元係東平
府雄威第八長行日本府闕糧諸營軍兵呼千等結連
俊欲劫東平府作過當時俊食祿本營不敢負於國家
又不忍棄老母遂經安撫司呈首奉聖旨補本營副都
頭俊來即遇金人侵犯中原俊自靖康元年首從軍旅
於京城下與金人相敵斬首及俊口內中箭射落二齒
奉聖旨特換成忠郎俊來竝係立戰功轉今來官資俊
盡節仰報朝廷今來張太尉結連俊別起事俊不敢負
於國家欲伺候將來赴樞密行府日面詣張相公前
告又恐都統王太尉別有出入張太尉俊面別起事背
叛臨時力所不及使俊陷於不義俊已於初七日面覆
都統王太尉訖今月初八日納狀告首如有一事一件
分毫不實乞依軍法施行某俊自出官以來立戰功轉
至今來官資即不曾有分毫過犯所有俊應干告勑宣
劄在家收存外有告首呼千等補副都宣繳申外庶
俊忠義不曾作過不敢負於國家謹具狀披告伏候

指揮刑部大理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張俊奏張憲供通為收兵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狀奉聖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聞奏今勘到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御前前軍統制權副都統節制鄂州軍馬張憲僧澤一右朝議大夫直秘閣添差廣南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于鵬右朝散郎添差通判興化軍孫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提舉醴泉觀岳雲有蔭人智浹承節郎進奏官王處仁從義郎授福州專管巡捉私鹽蔣世雄及勘證得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岳飛所犯內岳飛為因探報得金人侵擾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親札指揮令策應措置坐觀勝負逗遛不進及因董先張憲問張俊軍馬怎生地言道都敗了回去便指斥乘輿及向張憲董先道張家韓家人馬你將一萬人蹉踏了及因罷兵權後令孫革寫書與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令看訖焚之及令張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來侵犯上流

自後張憲商議待反背據守襄陽及把截江兩頭盡劫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孫革奏報不實及制勘虛妄等罪除罪輕外法寺稱伴臨軍征討稽期三日斬及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係罪重其岳飛坐擁重兵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看詳岳飛坐擁重兵於兩軍未解之間十五次被受御筆並遣中使督兵逗遛不進及於此時輒對張憲董先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又說與張憲董先要蹉跎張俊韓世忠人馬及移書張憲令措置別作擘畫致張憲意待謀反據守襄陽等處作過委是情理深重勅罪人情重法輕奏裁張憲為收岳雲書令憲別作擘畫因此張憲謀反要提兵僭據襄陽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順方有無意作過言并知岳飛指斥切害不敢陳首并依隨岳飛虛申無糧進兵不得及依于鵬書申岳飛之意令妄申探報不實及制勘虛妄除罪輕外法寺稱伴謀叛絞其張憲合依絞刑私罪上定斷合決重杖處死仍合依例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字除名

本人犯私罪絞衆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岳雲為寫諮目與張憲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擘畫因此致張憲叛除罪輕及等外法寺稱勑傳報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配千里不以蔭論赦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律官五品犯流以下減一等其岳雲合比加役流私罪斷官減外徒三年追一官罰銅二十斤入官勒停看詳岳雲因父罷兵權輒敢交通主兵官張憲節次催令得腹心兵官擘畫致張憲因此要提兵謀叛又傳報朝廷機密惑亂軍衆情重奏裁岳雲犯私罪徒衆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于鵬爲犯虛妄并依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等妄說岳飛出使事并令張憲妄供探報除罪輕外法寺稱勑為從配律五品犯流罪減一等其于鵬合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罰銅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鵬犯私罪徒衆官見行取會候到別具施行孫革為依隨岳飛寫諮目與張憲稱指置擘畫等語言并節次依隨

岳飛巾奏朝廷不實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奏事不實以違制論徒二年作供犯罪徒減一等其孫革合徒一年合追見任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當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孫革犯私罪徒衆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王處仁為知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漏泄供申岳飛并說與蔣世雄法寺稱收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配千里庭比罪勅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滿六年比加役流官當準六年王處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上斷合追見任承節郎訖歷任承信郎共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據按別無官當更合罰銅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處仁犯私罪流衆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蔣世雄為見王處仁說王貴申朝廷張憲背叛事於岳飛處覆除罪輕外法寺稱傳報漏泄朝廷機密事流二千五百里從減一等其蔣世雄合徒三年私罪上斷官減外徒二年半合追從義郎秉義郎兩官官告文字當徒二年餘徒二年更罰銅十斤入官勒

停情重奏裁將世雄犯私罪從舉官見行會問候到別具施行僧澤一為制勘虛妄并見張憲等待背叛向張憲言不如先差兩隊中軍防守總領軍使銜并欲為張憲詐作樞密院劄子發兵過江及要摹搨樞密奏印文除罪輕外法寺稱律謀叛者絞從減一等其僧澤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斷合決脊杖二十本處居作一年役滿日仍合下本處照僧人犯私罪流還俗條施行情重奏裁智浹為承岳雲使令要將書與張憲等並受岳雲金茶馬令智浹將書與張憲等共估錢三百二貫足除罪輕外法寺稱律坐贓致罪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為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七品官子孫犯流罪以下聽贖其智浹合徒三年贓罪贖銅六十斤情重奏裁小貼子據貼黃稱契勘岳飛次男岳雷係同岳飛一處送下今來照證得岳雷別無干涉罪犯緣為岳飛故節飲食成病合依條召家人入侍就令兵雷入侍看覷候斷下案內人目所有岳雷亦乞一就處分降下小貼子稱所有

僧澤一合下本處依條施行又小貼子稱契勘數內于鵬見行下湖北轉運司根究銀絹等四百萬合下所屬照會候根究見歸著日即乞依今來所斷指揮施行又小貼子稱看詳岳飛張憲所犯情重逐人家業并家屬合取自朝廷指揮拘籍施行看詳岳飛等所犯內岳飛私罪斬張憲私罪絞並係情重王處仁私罪流岳雲私罪徒並係情重蔣世雄孫革于鵬並私罪徒並係情理稍重無一般例並奉聖旨根勘合取旨裁斷有旨岳飛特賜死張憲岳雲並依軍法施行令楊沂中監斬仍多差將兵防護餘並依斷于鵬孫革王處仁蔣世雄除名內于鵬孫革永不收叙于鵬送萬安軍孫革送潯州王處仁送連州蔣世雄送梧州並編管僧澤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二千里外州軍牢城小心收管知泱決臀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軍編管岳飛張憲家屬分送廣南福建路州軍拘管月具存亡聞奏編配人并岳飛家屬并令楊沂中俞俟共張憲家屬令王貴汪叔詹多差得

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并上路岳飛張憲家業籍沒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劄具數申尚書省餘依太理寺所申並小貼子內事理施行出牓曉諭應緣上件公事干涉之人一切不問亦不許人陳告官司不得受理　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明清壬子歲仕寧國得王俊所首岳侯狀於其家次年明清入朝始得詔獄全案觀之岳侯之坐死迺當以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為節度使以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握兵之日受庚牌不即出師者凡十五次以為抗拒詔命初不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又云岳飛與張憲書通謀為亂所供雖嘗移緘即不曾達繼復焚之亦不知其詞云何且與原首狀了無干涉鍛鍊雖極而不得實情的見誣罔孰所為據而遽皆處極典覽之拂膺倘非後來詔書滌洗追復則沒地銜冤於無窮所可恨者使當時推鞫酷吏漏綱不正典刑耳王俊者初以小兵進中告反而轉資既以裨將而妄訐主帥遂饕富貴驛卒疑奴一時傾

險不足以數考其終始之間可謂怪矣首狀雖甚為鄙俚之言然不可更一字也　趙甡之遺史云先是飛自襄城回軍也在一寺中與王貴張憲董先王俊夜坐移時不語忽作聲曰天下事竟如何衆皆不敢應憲徐言曰在相公處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貴手曰太尉太尉適來聞相公之言及張太尉之對否先與貴曰然及俊告飛使于雲通軍事因言鄂地路中之語追先赴行在時雲與憲已伏誅矣秦檜語先曰止有一句言語要爾為證了只今日使可出仍差大理官二人送先赴大理寺并命證畢就今日摘出縣見先下大理寺對吏即伏吏問飛飛猶不伏獄吏稍侵之飛感動仰天者移時索筆著押癸巳飛死于獄中梟其首市人聞之悵恨有墮淚者初獄成丞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卿周三畏三畏遂白于中丞万俟卨卨不應三畏曰當休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有王輔者投書于秦檜具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卒致飛于死既而卨彈若樸

以其凡若虛昔為幕中參議故欲黨庇之耳彥猷傳會若模由是二人皆罷此云郾城路中之語據從元首狀乃無之不知何故又云雲憲已伏誅董先方下大理寺與飛對辯恐亦誤今併附此更須參考也 何俌通鑑飛起于効用平居憂國無所不為征討出師慷慨勇往隆冬按邊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諭盛夏出師上有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安之語東下赴援而上有委身狥國竭節事君之歎力疾先馳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襃師襄陽而克復襄陽鎮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積奪虢州之糧而又倡率三軍指示方畧自李寶曹州之戰以至張憲臨潁之戰凡五十戰每戰必捷敵人相告謂撼岳飛兵難吁當時有如飛者數十輩布置邊庭是直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檜乃屏棄之曾不甚惜何耶綺昔趙覩彼之所以逗遛不進者蓋亦事機重成為可惜也莫須有三字强以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稱念岳武穆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鷲

烏盡良弓藏狡兎死良狗烹此爲不能保全功臣者挽也況鷙鳥猶未盡而狡兎猶未死者哉

呂中大事記飛之死尤不厭衆心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内平劇盜外抗强敵其用兵也尤善以寡勝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于南薫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破其十萬衆于桂嶺其戰烏珠也于潁昌則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烏珠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願備鍜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遞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徒亦以阿附拉沐累遷之故傳會其事無所不至而其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逐君子用小人矣

是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林待聘以母憂去位（待聘去位後省題名在十二年十二月蓋誤）直祕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呂抗卒初從事郎傅偉文從朱弁出使為金人所拘求應舉自免金人許之偉文屏居村落間授徒以自給至是卒偉文臨江人也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令不敢擕矣朝廷不知虛實畀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

之禍乎欲復故疆報世讎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並問李綱趙鼎安否 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范沖卒于婺州

是歲始命川路上供羅復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悉如之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為經略使買馬至二千四百匹 金主亶改元皇統案蔣芾逸史云高麗日歷壬戌年改皇統壬戌紹興十二年熊克中興小歷改皇統元年在十四年據紹

興講和録蕭毅所持烏珠書已稱皇統元年又王大觀行程録稱皇統八年歲次戊辰戊辰紹興十八年逆數之當以今年改元

為正蔣熊皆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三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 原書作兀朮訛改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 金熈宗皇統二年）春正月（朔是月 乙未朔）壬寅

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直秘閣賜緋魚袋張子顔子正並進二官陞直敷文閣右承奉郎賜緋魚袋張宗元為右宣義郎直秘閣宗元樞密使俊孫也俊自鎮江還朝行府結局乃乞罷機務章

四上不許時俊所部在建康未有所付俊薦本軍統制清遠軍節度使王德可典軍乃以德為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熊克小歷於此併書田師中除鄂州都統恐誤師中之除在三月丁未今別附本月日趙甡之遺史附德正除在今年十二月壬申奏建康一軍兵最多不應許時無主帥今且附此當求它書參考

癸卯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中興聖政史臣曰猶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

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與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入內內侍省押班藍珪為內侍省副都知　右武大夫密州觀察使衛茂實為昭宣使入內內侍省押班茂實改使銜在乙卯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廖剛上表還政詔進一官致仕　樞密行府奏盱眙天長縣為軍割盱眙招信兩縣隸之仍於盱眙縣置榷場熊克小歷五月丙申詔於盱眙軍置榷場誤也蓋是日戶部狀云近承指揮於盱眙建置榷場而克誤以為事始耳兼盱眙升軍在五月辛丑克重疊差誤

乙巳詔大理少卿薛仁輔持心不平用法反覆秘閣修

撰知宣州李若虛附麗罪人好惡自口可並罷仁輔之罷必是議岳飛獄不合當考

戊中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以鞫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鏤板徧牒諸路有進士智浹者汾州人知書通春秋左氏傳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浹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浹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此以趙甡之遺史參脩但甡之稱飛死浹上書訟飛之冤則恐誤蓋浹與飛同結案也令畧修潤令不牴牾浹降旨編管在去年十二月晦日

其行遣當在此時今日頒降獄集附書之

敷文閣待制知嚴州朱芾秘閣修撰李若虛並落職芾仍罷郡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二人頃嘗為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於若虛則又公肆欺罔昨飛方用師於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日授首矣而所憂者他將不相為援伏望並賜黜責故有是命先是秘閣修撰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為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遊其門万俟卨又善之緜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

也有左朝奉大夫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贓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為姦凶陰合檜意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晉州輔上蔡人也大理寺丞何彥猷李若樸並罷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比聞岳飛之獄已具朝廷召寺官聚斷咸以飛之罪死有餘責獨二人喧然力以衆議為非務於從輕故黜之

趙甡之遺史稱何彥猷李若樸謂飛罪當徒二年已見去年十二月癸巳注甡之又稱周三畏有豈惜大理卿之語然獄成之後少卿薛仁輔罷去而三畏遷刑部侍郎後八九年乃始被論則此語未必有也更須詳

考
中書言專差到三省樞密院吏人六名行遣制勘文字參照案牘委得平允頗見究心詔各轉一官資中書吏行遣制勘文字前此未有故出之 詔陞安豐縣為安豐軍以壽春霍丘六安三縣隸之遂以武經大夫忠州團練使知壽春府孫暉知軍事
庚戌詔建國公就外第加檢校官郡王令吏禮部太常寺討論祖宗故事申尚書省取旨 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劉子羽復徽猷閣待制樞密使張

俊以子羽料敵及治行聞故有是命

辛亥增福建鈔鹽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武經大夫御前忠銳第五將兼樞密院提轄軍兵劉通知天長軍通當是劉寶之弟

壬子顯謨閣學士知洪州梁楊祖為尚書兵部侍郎

丁巳武節郎兼閤門宣贊舍人新兩浙東路兵馬鈐轄王安道罷安道繼先子始以僥冒補轉故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之上曰艱難以來諸路將兵尚多闕額而見

在者又不練習止充雜役甚非置將招兵之本意今和議雖成充嚴武備可督諸路招填將兵至於將官亦須擇人前者多以子弟及堂吏為之安能稱職乎人才各有所長子弟堂吏使子為將是違其所長非用材之地也

戊午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富直柔落職坐前守泉州誤殺流罪因也法寺富直柔係第四從官減外罰銅十斤案奏特有是命録事司户參軍各追一官

勒停通判職官衝替典史分配嶺南事初在去年五月庚申也

田員外郎劉無極秘書丞孫汝翼並罷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無極者孫近之黨而汝翼者范同之黨刺探時政竊議於外必欲近同復用以逞其私故也

庚申宰執奏事上曰今議和既定淮南漸可理又須於近江種田畝築城都庶不為敵資若廣為儲蓄非特足以禦敵爾　吏部尚書兼侍讀資善堂翊善吳表臣兼權直學士院　起居舍人張廣守起居郎　尚書右司

員外郎楊愿試起居舍人　將作監丞李若谷為尚書屯田員外郎　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孫近落職御史中丞万俟卨論近頃帥紹興與士褭交通甚密及近執政或得禁中密語往往漏之方諸帥還朝並寘右府近遂唱為議論不合之詞欲深結將帥之私恩及聞烏珠屯泗之始岳飛就鞫之初則每對賓客喜生面顏故有是命　左中大夫樞密行府參議官郁漸知宣州尋又除直秘閣漸除職在是月癸亥　右奉議郎浙東沿海

制置司參議官措置料角斤堠馮由義知和州

辛酉起居舍人楊愿兼權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知台州胡交修卒

癸亥左通議大夫孫近責授左朝散郎秘書少監漳州居住以万俟卨論其謫輕也　左中大夫充秘閣修撰添差通判平江府史愿充敷文閣待制知鼎州右承議郎新軍器監丞張子儀為右朝奉郎皆用樞密行府結局推恩也其餘文武官屬十二人並進一官選人改京

官
二月乙丑朔直徽猷閣添差夔州路安撫司參議官王良存先次放罷以嘗為岳飛隨軍漕故也　軍器少監鮑琚檢察拘收前湖北京西宣撫司錢物還行在後六日擢琚為尚書右司員外郎
丙寅左朝奉大夫知大宗正丞段拂行尚書祠部員外郎以宗室士㒩薦其才識故有是命
戊辰尚書右司郎中莊必彊左司員外郎錢葉並罷以

言者論二人皆范同所汲引陰懷異議惟恐同不復用故也

巳巳上謂大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北敵騎兵雖中國所不能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苻堅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拓拔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强不足畏也

尚書考功員外郎鄭朴為右司員外郎

庚午婉儀張氏薨輟視朝二日贈賢妃葬城外延壽院其弟閤門宣贊舍人莘進秩三等仍官其二姪本閤官吏遷官有差初建國公之少也育於妃所及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崇國公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此以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丙午宣諭聖語修入

入內西頭供奉官黃彥節除名枷項送容州編管彥節嘗為岳飛軍中承受後轉歸吏部飛憐其貧遺錢三千緡且薦為睿思殿祗候上不許飛死

乃抵罪

辛未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宗以惠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中興聖政秦檜等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愛如仁宗其致中興必矣

詔建國公瑗出外第　初命福建漕臣即李綱家市兩朝所賜犀玉帶至是綱妻越國夫人張氏以玉帶二通犀帶一來上詔以錢萬緡償之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為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闈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上尤所鍾愛熊克小歷云上與皇后尤所鍾愛蓋因張闡聖德事蹟所云也案此時憲聖慈烈皇后初封婉儀闡所云乃追書之耳克不考詳是以小誤令將憲聖保祐事依宣諭聖語先附此月庚午更不別出制下日者尤若訥私謂秘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監察御史陳

時舉為尚書考功員外郎　賜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韋淵浙西田通舊為五十頃臨安府房緡日二十千先是淵陳乞恩數二十餘事又乞賜田五百頃許賣酒上皆不從至是有司詢故例於夔州觀察使陳仲堅乃得其實故有是賜焉　是日川陜宣諭使鄭剛中左中大夫四川轉運判官兼宣撫司參議官李觀與金大使鎮國上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烏凌阿贊謨副使奉政大夫行臺尚書吏部郎中孟某相見置酒於百家村

先是詔宣撫副使胡世將遣近上參議官從剛中至界首約官商議具奏至是剛中觀與閤門祗候宣撫司幹辦公事范之寧偕至鳳翔境上贊謨等亦以檄來言坐都元帥府指揮可計會江南差來官從長相度交割今欲自鳳州分界先二日二月丁丑之寧至寶雞縣與贊謨議相見之地贊謨言欲至鳳州相見之寧曰宣諭已過二里矣二里在和尚原之北議不諧而罷剛中檄贊謨云元得指揮只是商議仍須取旨即無便許交割之文竊

詳交割與商議事理大段不同未審令來欲於何處分界消與不消商議贊謨回牒陝西地界既未指揮須先商議即無便交割之理所有該稱何處分界亦候相見臨時計議至是贊謨與剛中相見首謂階成祐鳳商秦六州當還上國剛中與論久之贊謨曰階成祐鳳倘未見還當先還我商秦二州須以大散關為界剛中願示公文當奏取旨贊謨出檄云已差交割官矣剛中持不可贊謨曰講和而不退和尚原兵馬何也剛中曰割地

之言朝下兵晚退矣贊謨又欲遣人於大散關立界堠
剛中觀不從各上馬去世將具奏曰臣竊觀和尚原及
商秦州險地之要並係川蜀緊要門户若為金國所占
委有利害已具奏陳未準回降指揮伏乞檢會深賜詳
酌速降處分臣謂薩里罕等前年冬帶領軍馬五萬攻
打和尚原本司遣兵捍禦薩里罕為見有備不敢入險
復回長安去年春珠赫貝勒萬衆侵犯商州地名洪門
芍藥等處本司遣兵殺退去年冬薩里罕欲復秦州本

司遣兵捍禦薩里罕相視秦州高險城守嚴備重兵在後不敢攻打退追前去以此可見和尚原秦商州三處金人屢欲窺伺終不得志正係控扼川口必守之地若為金國所占萬一有警委難枝梧利害至重乞賜詳酌辛卯世將奉詔令與剛中照吳玠劉豫所管地界分畫世將乃言秦州元不係吳玠地分合自秦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商州元不係吳玠所管分合自商州南以吳玠元管界至分畫和尚原方山原兩處昨自建炎

四年係吳玠創立山寨原不係劉豫所管地分界至令來合行保守臣已牒鄭剛中照應分畫去訖和尚原係川蜀緊要門户比之秦商二州所係利害尤重臣已累具論奏乞賜速降處分疏入詔世將具兩奏不同因依時金人必欲得和尚原故有是命烏凌阿贊謨事以費士戣蜀口用兵録修入張滙節要言烏凌阿思謀為沁南軍節度使不知思謀即贊謨名祐州即岷州金避阿固達名改之令依國書修入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上

曰朝廷分道置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汙不法而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黜之中興聖政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丙戌上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上又曰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户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令畫以人耕田之象置於左右庶不忘耕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

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順軍承宣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觧元陞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元韓世忠部曲也至是代將世忠之軍故擢之

丁亥言者請自今鞫獄必差經任人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令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鞫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

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知閤門事曹勛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上意力加祈請伏地者再鑄不能言亶令起之曰先朝已如此行豈可輟改勛反覆懇請語甚切至亶首肯數四大帥傳命使之歸館尋有館伴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是晚館伴耶律紹文楊仲修至館又傳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太后且遣鑄等還金主赦文

據紹興講和錄烏珠所上第七書修入熊克小歷載何鑄見金主於春水開先殿力加祈請伏地者再大帥烏珠傳命使之歸館有館伴使張鈞來言皇帝及國王見使人所言甚喜次第有恩也以講和錄所載烏珠七書考之自去冬及今春烏珠皆在軍中但進鑄住北地今畧刪潤附入更須詳考

初奉使徽猷閣待制洪皓既至燕金主聞其名欲用為翰林直學士皓力辭至是赦文復令南官換授皓請於參知政事韓昉乞於真定或大名養濟為逃歸計昉怒遂換中原副留守再降為承德郎留司判官趣行者屢矣皓迄不就職

活活撰行述云宇文虛中既換金官欲扳先君分謗乃力薦於金庭辭獲免虛中為詳定禮文使始造赦其文

復及換授先君詆於金相韓昉云云昉怒虛中贊其決遂換副留守又降承德郎其後金議遣奉使人各還其鄉因赦及之先君實以饒州開故在遣中槩還奉使赦在十三年六月庚戌則換官赦即今年也故附於此日行述稱韓昉為金相他書皆無之臣嘗從故給事中范仲藝家見金中印行翰林直學士趙可文集有代人作上京慶元宮碑序云太祖武元皇帝睿德神功碑實故參知政事韓昉之所作則昉此時為執政也今畧修潤書之

己丑吏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吴表臣權禮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蘇符權禮部侍郎陳桷郎官方雲翼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主簿蘇籍並罷坐討論典禮並不

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已意懷姦附麗故也惟太常少卿施垌居職如故此奏垌何以不連書當考垌三月甲寅兼權禮部侍郎雲翼永嘉人先是表臣等奉詔討論普安郡王進封典禮與大臣所議不同故黜臣嘗以此事問於符之孫宣教郎楨亦不能知其詳林泉野記云初趙鼎議立普安恩平二郡王為皇子秦檜不欲宗強勸上曰鼎欲立皇子恃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子乃立梁表臣本鼎所薦所謂附麗或指此也然上意固自屬普安久矣鼎亦未嘗乞立恩平野記蓋小誤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科右丞務郎洪遵勅賜進士出身沈介右從政郎洪适並合格遵

适弟介德清人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上曰是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遣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為勝遂以遵為秘書省正字介适並為勑令所删定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遵除正字在五月庚辰今聯書之）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城中遂及大軍倉燔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壬辰知閤門事鄭藻等奏普安郡王朝班乞與禮部太常寺御史臺同討論申尚書省詔合立本官班又詔普安郡王上下馬侍班幕次及合與不合諸處朝謁燒香等事並令所屬指定御史中丞万俟卨等奏當於宗室正任閤子內侍班太尉之後行馬太常少卿施坰等奏不應詣諸處朝謁燒香提點皇城司錢愐等奏合於宮門外上下馬並從之

三月（案是月甲午朔）乙未詔普安郡王朝朔望　國子監丞何

許罷先是御史闕官許甞特被引對而不果用至是言者疏其罪且謂因謟事劉大中薦於趙鼎故黜之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權直學士院程克俊兼資善堂翊善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秦梓兼贊讀以崇國公璩未出閣故也

庚子樞密院編修官趙衛大理司直錢周材並改合入官為普安郡王府教授壬寅王出閤就外第命宗室正任已上送之周材江寧人

御史中丞万俟卨兼侍講

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兼侍讀案任盡言論秦檜云每除言路必與經筵蓋録乳臭之雛實忝金華之講案此時秦梓實兼崇政殿說書又不待熺勸講之日矣中書舍人兼侍講兼實録院修撰王鈇卒賜其家銀帛百五十匹兩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定江軍節度使御前統制田師中陞充殿前都虞候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張俊力薦師中代掌岳飛軍先數日上諭輔臣曰朕欲面委師中營田之事儻區處得宜地無遺利便可使就糴以充軍賦軍賦既足取不及民則免催科之擾輸送

之費可以少寬民力若乃規其入以供公上非朕所欲也既又賜師中銀帛萬匹兩為犒軍之費至是特降制命之師中至武昌軍中初不伏統制官傳選李山郭青輩往往乞罷去撫諭久之稍定上諭輔臣語在是月壬寅賜激賞銀絹在甲辰今並附此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師中專務結托內侍以為助故能久其權

武安軍承宣使御前統制權鄂州都統制王貴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罷從軍

詔兩淮漕臣嚴切禁止私渡過淮之人毋得少有透漏日歷無此令以五月二十七日淮西轉運司乞差滁州通判狀參入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雄武軍承宣使御前統制關師古卒於建康府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毅勇

己酉都亭驛成

庚戌左承事郎趙衛左宣教郎錢周材並為秘書省校書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二人之始除也上皆名見改京秩至是又申命之　權工部尚書莫將刑部侍郎周聿自京西割地還行在時金人遣李成以兵行境上邊民驚擾紹興講和録皇朝又書即日春和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前日遣人往泗州上狀續次津發耶

律温今必皆違府下近據邊界申報合具咨稟唐鄧界上緣李驃騎將軍帶甲軍到來民户不知多有驚移陝西隴城寨將官王吉帶領軍馬於沿坊鎮等處行刼孳畜驅掠户口殺害人民致使相近去處皆不安帖切慮引惹生事致傷和好敢望嚴賜約束實為幸甚兼告指揮泗川今後有書信即為收接發納庶得情懇即達不致留滯向暖切冀

倍保鈞重不宣

尚書右司員外郎鮑琚總領鄂州大軍錢糧先是琚奏岳飛軍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息錢一百十六萬五千餘緡鄂州關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共收錢四十一萬五千餘緡營田稻穀十八萬餘石

詔以鄂州七酒庫隸田師中為軍須（每年收息錢共五十八萬餘緡）餘令總領所樁收準備朝廷不時支遣其屯田仍委師確措置應副　左承議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陳確追二官勒停先是言者劾宣城令費介有贓事下提刑司究實確言歲月深遠無以照驗言者論確與介俱為孫近之黨故責之

辛亥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己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令通好休兵

其利溥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為弱以用兵為強非通論也　宗正丞江邈為監察御史邈公望從子也公望建德人元符末諫官　上召對而命之　詔齊安郡王士㒟令建州居住御史中丞万俟卨再論士㒟貪狡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㒟於後宫有姻家之契而於陛下為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賜親劄慰諭再三以示非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㒟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又嘗薦孫近執政矣今

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
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為虛文伏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
乃詔都省檢舉宗室謁禁行下有犯令御史臺宗正司
按察官劾奏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士㒟欲救解岳飛漏其語或聞之以告秦檜檜令臺臣言士㒟有不軌心責建州拘管而死
甲寅太常少卿施坰兼權禮部侍郎秘書省校書郎程
敦厚兼權禮部郎官
乙卯上御射殿引試南省舉人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

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人也朱勝非秀水閑居録云東南諸州解額少舉子多求牒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難易百倍秦檜於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為是官實操國柄凡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薦温士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前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

丙辰起復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於仙人關世將疾亟命官屬會計軍馬錢糧鎧仗文書等召

宣諭使鄭剛中至卧内面授之剛中辭以使事有指不
敢當世將曰朝廷萬里公以近臣出使適丁斯時茍利
於國家者以意可否之而後白於朝云何不可也將卒
剛中下令凡宣撫司細務令僉廳自行惟事干軍政者
取決上嘗問近臣以世將邊狀曰少日當僉樞處之訃
聞拜資政殿學士致仕郵典如執政

戊午修武郎侍衛步軍司統領軍馬田邦直知光州

辛酉秦檜等賀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徽猷閣待制

洪皓在燕先報太后歸耗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祐之

祕書省正字張闡何若並為校書郎闡自以儲材之地無力可陳惟國家大利害可因事納忠時諸大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而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厥後往往行之

司農火卿王賞兼實録院檢討官　是日直顯謨閣都大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事

馮康國卒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四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五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十有二年夏四月甲子朔少保判紹興府信安郡王孟忠厚為迎護梓宫禮儀使保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士㒟都大主管兩浙轉運副使黄敦書提舉應辦一行事務叅知政事王次翁為奉迎兩宫禮儀使内侍省副都知藍珪都大主管江東轉運副使王曮提舉應

辦一行事務既而忠厚請禮官與俱乃命太常丞吴棫

棫舒州人也命士忝在四月己巳 右朝散郎江漢主管台州崇

道觀言者以為不可罷之 淮康軍承宣使熈河蘭鞏

路經畧安撫使節制利閬州屯駐行營右護軍軍馬孫

渥卒於興州

丙寅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資善堂贊讀秦梓為敷

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 直顯

謨閣通判明州髙世定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

丁卯太常少卿施坰權尚書禮部侍郎　司農少卿兼實録院檢討官王賞守太常少卿　敷文閣待制知臨安府俞俟陞敷文閣直學士

戊辰追封皇太后曾祖故郊社齋郎贈太師雍國公韋舜臣為惠王祖贈太師　安康郡王子華爲德王先是后父安禮已追封魯王故有是命　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知静江府胡舜陟以買馬增倍進秩一等其官屬皆遷官　馬數已見去年年末

己巳封婉儀吴氏爲貴妃

庚午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名先是内出制策曰

朕以凉薄資撫艱難之運宵衣旰食未知攸濟令朕祇

承上帝而寵綏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勲未集

至德要道聖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

之所先也而勢未行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爲虚文休兵

以息民而或以爲不武至若宗社遷寄扈衛單寡士狃

見聞而專用利智民習偷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

共憂也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於篇朕將親覽焉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熺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左宗廟是故宗社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天下之大惟度量廓容舉天下之大納之胷中而成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蔕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犧牲粢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

昆夷漢高祖觧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為家光武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葢帝王之度量兼愛中外之民不忍争尋常以斃吾之赤子也陛下誠得金使如俟生則梓宫可還母兄可復至徳要道之欲可得矣臣聞東晉之所恃者國險也可以自守語其攻人則未也宋文帝自恃富強横挑強隣末年遂有百牢之耻陳宣帝狃於屢勝進輙不

已自蹙其境惟齊武帝懲元嘉之敗保本境土聘問不絕當年時外表無塵內表多裕梁武帝初有意用兵及蕭宏洛口之敗蕭宗彭城之敗乃遣使議和遂得國家閒暇豈非自守之效乎今日之事審彼已之狀校勝負之勢利害相半雖戰無異也故臣之深思竊以休兵息民為上策自古大有為之君所以圖爲大業經營庶務莫急於任賢莫先於納諫莫善於崇儉今陛下任賢不貳兼聽無私而行之又能躬節儉以先天下臣之區區

復以此進於陛下此豈陛下之不足歟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然究其始終容有可議者在貞觀初求士如渴得賢則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惟恐不及及其久也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或累歲信而任或一朝疑而斥則是任賢之方始勤而終怠也納諫崇儉寖不克終豈非其勤有所未至惟陛下行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楊邦弼策言陛下躬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論吳越之事以

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為也顧以為今日休兵息民之計誠為得策有司定熺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楢引故事辭乃降為第二人特遣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法得黄子淳一人而已誠之侯官人邦弼浦城人也　權尚書户部侍郎沈昭遠落權字司農少卿總領淮東錢糧胡昉陞司農卿大府少卿吳彦章進秩

一等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王曮充秘閣修撰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陳充直秘閣兩浙轉運副使張滙並陞直敷文閣右中奉大夫兩浙轉運副使黄敦書直秘閣皆以樞密行府結局及般運楚州大軍錢糧有勞也

辛未上御射殿放合格特奏明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陳鶚等五人特奏名潘璋等二人

是歲始依在京舊制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丙子詔去歲金人犯淮捍禦有方將帥成不戰却敵之

功乃輔弼奇謀指縱之力秦檜王次翁各與一子職名
戊寅貽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韋淵
封平樂郡王　吏部侍郎魏良臣爲接伴使知閤門事
藍公佐副之　權工部尚書莫將等以太母將回鑾同
班入對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使王喚等獻本司銀錢十萬緡兩以
助奉迎兩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奉迎支用上
曰若常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

中服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毫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率皆獻助矣福州陳逸獻銀二萬兩洪州李迪獻錢五萬緡江東大帥葉夢得獻三萬緡又浙漕黄敦書張滙降詔獎諭池州陳楠轉官所獻未見數

左宣教郎充删令所敕定官李文會守監察御史文會晉江人也

詔正奏名進士張弼令臨安府押歸本貫日後不得奏名弼於唱第日唐突進狀訴主司上以其無士行故斥之

是日知盱

貽縣宋肇言得泗州報邢皇后已上仙詔禮官討論合行典禮熊克小歷皇后邢氏上仙丁亥訃纔至乃在此後六日不知何謂也

壬辰左從事郎監漳州南嶽廟王伯庠特改右宣教郎爲直秘閣用丙子詔書也　左奉議郎蔡安疆爲京西路轉運判官兼提刑提舉茶鹽等公事填復置闕

甲申起居舍人楊愿請以臨安府學增修為太學從之

乙酉上謂大臣曰蔡京王黼彼此相傾遂累及國家以至艱厄如此人臣苟不念國事而為身之謀累必及國

而身亦不保若忘身為國則國安榮而臣享無窮之福
矣

丙戌戶部請自今賜帛除禁中至收茶鹽錢及數外得
旨支正色者每疋折錢四千時行在歲用絹百六十萬
餘疋所入不敷故戶部以為請紹興二年九月先有旨揮可考右奉
議郎通判湖州秦枎直秘閣枎檜弟以其姪熺遜所得
職名為之請也

丁亥上詣景靈宮行禮殿行孟饗之禮以中宮未成喪

故也　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江南西路兵馬都監程師回為京湖南路兵馬鈐轄師回以平郴賊之勞故有是命

戊子上詣承元承順殿行禮　尚書考功員外郎陳時舉罷時舉嘗為御史言者論李光被譴之初時舉亦嘗陰有異議大槩以朝廷罪光為非故斥之

己丑為大行皇后發喪即顯肅皇后故几筵殿成服立重不視朝權禮部侍郎施坰言喪三年不祭考明章穆

皇后之喪禮官奏罷宗廟祠非是今大行皇后未祔廟
宗廟及中小祀皆宜無停從之　左奉議郎知錢塘縣
方懋德左從政郎知仁和縣王鞏與其佐五人並貶秩
一等以御史臺言枷杖輕重不如式也既而懋德等引
咎言非佐官之過乞蠲免詔令改正六月己已改正　承議郎
張堯咨為左朝散郎堯咨襲慶人中進士第仕偽齊積
遷朝散大夫復受金人命同知海州城破歸朝乃有是
命

壬辰御史中丞万俟卨請率臺官詣佛寺為大行皇后
建道場許之
五月癸巳朔詔户部長貳增舉京官各一員以諸路贍
軍酒庫隷本部故也
甲午寶文閣學士降授左通直郎樞密都承旨川陜宣
諭使鄭剛中為左朝奉郎充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
使　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知池州陳桷特遷一官
時四方皆以奉迎東朝之故有所獻並賜詔書奬諭尚

書省言池最小郡而梢能體國故遷之
乙未命戸部侍郎沈昭逺假禮部尚書為大金賀生辰使福州觀察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假保信軍承宣使副之金主亶以七夕日生以其國忌故錫燕諸路用次日朝廷每遣使率以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遺之金人循契丹舊例不欲兩接使人因就以正月受禮自是歲以為例自休兵以來朝廷每遣常使使副及三節人從往回各遷一官資上中節各十人下節三十

人並須有官者使賜裝錢千緡副賜八百緡銀帛各二百匹兩上節銀絹共三十中節二十五下節十五三節人俸外日給五百錢探請俸二月（十八年五月乙亥錢賞各減半）比至金庭使者獨於帥前致詞而初去國時國信所録大吉於策謂之意度凡御名處皆闕不書（使者致詞事以趙思行狀修入其他諸書皆無之蓋思嘗以不肯稱御名為金人所斥故也詳具淳熙五年四月思罷右史時）

丁酉右承議郎通判平江府楊杭武功大夫淮南西路兵馬都監喬翊各進秩一等以從往京西割地之勞也

戊戌新授尚書兵部侍郎梁揚祖充寳文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揚祖感風痺疾不能朝故有是命　徽猷閣待制曾統卒

辛丑上為大行皇后行釋服之祭不視朝　吏部乞依故事選差玉牒官遂命起居舍人楊愿兼修玉牒以三省人供檢先是玉牒官廢莫有知其體者既而得東京舊吏承節郎温台州海内廵檢王享乃以為本所點檢文字　楊愿兼修玉牒不見降旨之日本所題名在此月今并書之朱勝非閑居録云本朝國書嚴奉寳藏

未有如玉牒者也祖宗以來用金花紅羅標黃金軸至神宗朝以軸大難於披閱詔為黃金梵夾又以黃金為匣鏁鑰皆黃金也進呈畢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士大夫罕有知其制度者予頃在朝廷因宗正丞謝伋白本寺事論及玉牒問宰執諸公制度趙元鎮曰不過刻玉如冊耳予曰國家宗支之繁自古無之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以玉刊不亦難乎案王鞏聞見錄稱元祐大臣謂玉牒用玉刊如冊正與此同則玉牒體式士大夫不能知也久矣然勝非所云每朝為一牒宗室官稱名行女與其夫皆錄之此亦非是每朝為一牒乃載人主系序及歷年行事如帝紀而差詳其後附以皇后事迹若親王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行錄仙源類譜仙源積慶圖三書詳焉非同為一牒也玉牒則奉安於本殿類譜等書則安於屬籍堂勝非亦小誤

左奉議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朱倬罷時知大

宗正事士㑹辟倬偕行而言者論倬謟附李光今為迎護主管所屬官專事唇吻變亂是非故也　詔陞棗陽盱眙縣為軍廢天長軍為縣隸盱眙皆以便於沿邊關報也

甲辰詔諸州軍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既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上謂宰執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興衰治亂以為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在宫中未嘗一日廢也　左中大夫朱芾責授左

朝奉郎軍器少監邵武軍居住左奉議郎李若虛勒停徽州羈管以御史中丞万俟卨言二人僻居近地竊議時政故也直徽猷閣王良存直秘閣夏珙右奉議郎廣西安撫司參議官黨尚友左宣教郎通判南劒州張節夫等十人並勒停送見居州軍隣州羈管内白身補授及因從軍換文資人皆追奪之　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知揚州劉綱提舉台州崇道觀以綱引疾有請也直敷文閣淮南東路轉運使陳充知揚州總領節制本路

諸州水寨民兵　太府少卿陳膏卒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直秘閣知盱眙軍措置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榷場博易俟得北物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之來兩邉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靨鎮而金人亦於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凡棗陽諸

場皆以盱眙為準收五釐息錢事據紹興三十年五月十日戶刑部狀乃今年九月七日敕故附於此日歷無之

丙午增築慈寧殿　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上不與特給錢五千緡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戊申右承議郎張昌知眞州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靖康初秦會之自御史乞祠

歸建康僦舍以居適當炎暑上元宰張師言往訪之會之語師言此屋粗可居但每為西日所苦奈何得一涼棚備矣翌日未曉但聞斤斧之聲會之起視之則松棚已就詢之近者云縣宇中方創一棚昨日聞侍御之言即輟以成此會之大喜次年會之入為中司北去又數年還朝已而拜相時師言年逾七十會之於是就除薄中減去十歲擢為楚州把麾持節者又踰十年然後掛冠老於潛皖近九十而終業檜靖康初自太學正即擢為郎不一年遂遷中司其間未嘗乞祠歸建康明清所記不審姑附此

庚戌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議大行皇后謚曰懿節　是日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至河池

丁亥權禮部侍郎施坰等請立別廟於太廟之內從之

殿室三間其南為欞星門不立齋舍神廚以地隘故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　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於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共薦之乃有是命

壬子忠訓郎樞密院尅擇官兼御前祗應李輔忱勒停送處州編管坐撰造語言鼓惑衆聽故也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先納所業經義時賦各三首會刑寺無過下國子監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

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為合格　詔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觀鄭億年令赴行在奏事時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等使還（熊克小歷今年正月末書至是曹勛等歸羣臣猶疑獨上兩操和戰之策蓋甚誤也）宗弼因以書索億年及張中孚中彥與杜充宇文虛中張孝純王進家屬且送前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孟庾（熊克小歷稱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庾案庾紹興十年閏六月已追奪官職克不祥考耳）徽猷閣待制前知陳州李正文右廸功郎前開封府推官畢良史還行

在正文即正民也宗弼避金主旻諱改焉紹興講和録金元帥上第

六書少意重有奏聞今來國朝既推異恩許成江南和議大計普天率土皆欲使其安樂故其間士夫三兩人尚須論列擬張中孚節及其第中彥并鄭億五年資政各係汴梁及陜右人民早歲朝廷皆當委以道上職任與餘人不同今逐家親族及居第物產俱在本鄉此三人者幸冀指揮并隨行家眷起發前來團聚復業兼張孝純儀同杜充儀同早年各居外臺相輔之任今張既請老而杜亦物故然二家子弟親屬皆有留江南者及宇文虛中銀青係是先朝特旨更不遣還自後已經任使到今多歲並去歲濠梁之破守臣王進既已貸其生命緣世居其州見有親族在此則其妻子亦當使之聚首凡此數事並望早與一就津發外據非復疆時汴京留守孟庾陳州太守李正文及有畢良史者比審議使蕭毅等回具言江南嘗詢訪此人今並委沿邊官司發

遣前去所貴南北之人無不均被德澤仰副上聖弗使一夫不獲其所之意諒惟洞鑒此懷悉為施行甚幸

丙辰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蘇遲遷一官致仕遲以引年得請

丁巳上謂大臣曰諸州以太后之來各有獻助可令戸部別樁迎奉之用有餘則留以備他日緩急蓋朕念斯民常以横歛為戒也　武節大夫新東南第四將張宗宜知濠州

戊午武德郎監潭州南嶽廟柴存換文資監周陵廟以

存援例有請也

己未言者論夔路有殺人祭鬼之事乞嚴禁之上謂宰執曰此必有大巫倡之治巫則此自止西門豹投巫於河以救河伯娶婦蓋知所自也　太常少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嶸强記博聞深於禮學乞令同共檢討典禮許之

辛酉起復武當軍節度使知興元府川陝宣撫司都統制楊政給真俸以政援吳璘田晟例有請也璘晟給俸指揮未見

六月（案是月壬戌朔）甲子權工部尚書莫將等言奉詔令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梓宮既還當修奉陵寢或稱攢宮竊聞朝廷通使見議陵寢地兼據太史局稱今歲不宜大葬欲遵依景德故事權行修奉攢宮以俟定議從之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劉光遠特勒停光遠前知真揚州為監司所按有司奏光遠犯自盜贓一疋已上當除名而光遠言昨因差奉使引對面奉聖旨一切不問又引律乞議勒故有是命　追官勒停人前中衛

大夫榮州團練使郭吉復舊官吉為建康府水軍統制坐毆女僕至死追官送本軍自効至是樞密院言其自被罪之後累立戰功故復之　左朝散大夫夔州路轉運判官賈思誠都大主管川陜茶馬監牧公事　左朝議大夫臣虞祺為夔州路轉運判官

乙丑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霑足歲事有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上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不敢怠至歲事則常歸功於天也　鎮西軍節

度使右護軍都統制吳璘來朝名之也既對命坐賜茶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他日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兵此正孫臏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丙寅秘書省校書郎兼權禮部郎官程敦厚特引對上曰和議之初紛紛可畏卿時未到行朝不能盡知敦厚請正山陵之名大畧言仍舊宫之舊稱則莫能示通和之大信而用因山之正典則若忘存本之後圖臣以為

宜勿徇虛名而當示大信苟移奪於衆多之口而曲為避就臣恐非社稷之福又言臣比因討論懿節舊制竊見陛下虛宮闈而待者十有六年矣此豈漢光晉元帝所能為謂宜蚤建長秋以正母儀翊固邦本

戊辰御史中丞万俟卨為攢宮按行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為副使卨請應按行事與唐卿同班上殿及就私第商議仍許赴都堂稟議並從之卨陳乞在是月庚午

右廸功郎新監行在北倉門張本充皇太后宅教授本

以上書得官至是策試而有是命本五月庚戌名試翊衛大夫嚴州觀察使御前背嵬軍同統制傅選言首先叙述張憲反狀乞推恩後進一官日歷不見轉官指揮程敦厚外制集右武大夫雄州防禦使傅選為告捕岳飛下張憲等除遙郡觀察使與選陳乞狀内階銜不同當考以為殿前司副統制趙甡之遺史在此月庚寅

已巳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宫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答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得留焉紹興講和錄皇朝答書某啓上太傅左丞相都元帥領省鈞坐

即此極暑伏惟鈞候萬福區區不勝瞻仰近何鑄等回
伏蒙遠枉鈞翰副以細馬厚幣豈勝珍感又承傳諭鈞
意所以存撫有加及何鑄等往回種種荷照恤但深感
佩書中首蒙諭及墳域不在虜此日夕有望於上國者
自非仁厚特留矜念何以及此諭早發遣北人過界敢
不承稟但中間嘗以北人畏罪之意上聞欲得上國降
一放罪文字使之釋然無疑即可發遣免致艱難及諭
唐鄧二州交割官所説元約多有不同亦不經再三討
論又不告而去已追元差官根問從初差官前去只要
子細討論令承來諭顯是元差官商量未盡今當如鈞
意惟烏凌阿尚書與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和尚原方
山原兩處依舊保守令畫圖兩本用紅朱擬畫以一本
納呈乞降下烏凌阿尚書照行縱少侵劉豫曾占地界
去處止是欲與川路留少藩蘺以安彼中人心亦乞矜
允實荷大賜其一本已降與鄭剛中遵用伏乞鈞照又
諭發遣張中孚及其弟中彥並張孝純宇文虛中王進

等家屬謹當一一依稟為各人居處遠近不同已令所在津遣候到即發去次惟杜充家口自充離江南之後其家分散久經歲月親故絕少故難根刷鄭億年雖係汴梁人億年初自上國來時稱魯公國恩造放歸今親加體問更不願前去其母亦以此中親眷不少只欲留此養老誠出懇切取到親書狀繳納想蒙情察也其餘曲折已一面照應行遣暑次時

惟冀倍保鈞重謹奉狀不宣　何鑄之還也金國都元帥宗弼復求和尚方山原地會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圖

上形勢上乃詔川陜宣撫副使鄭剛中見發國書計議不得擅便分畫此據蜀口用兵錄附入未見降旨之日權附此

庚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趙子畫卒於衢

州

辛未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罷政行至九江聞再奪職之命乃買田於數淺原之上徙家居焉至是殿中侍御史胡汝明論庶寄居德安詭占逃田强市民宅其譏訕朝政之語形於詩篇殆未可悉數伏望重行竄逐以慰一方士民之心而為萬世臣子之戒故有是命趙甡之遺史云初庶離行朝皆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方某祖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

宜求田問宅也　左朝散郎權工部尚書莫將右承議郎試尚書刑部侍郎周聿並貶秩二等坐分畫唐鄧地界並不親至界首也將等不至界首事已見五月乙卯鄭億年赴行在注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別籍異財之事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獘州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為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省言大金人使明威將軍少府少監高居安

扈從皇太后一行前來詔容州觀察使知閤門事曹勛充接伴使初金主亶既許皇太后南歸乃遣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徐夢莘北盟會編云初太后與喬貴妃皆在鄭后殿中相敘為姊妹約先遭遇者當援引既而貴妃先遭遇遂薦太后太后亦得幸故二人相與甚歡及金人欲還太后也乃遣高中尉取太后太后與天眷相別貴妃以五十金為中尉壽曰此不足為禮也願中尉照管抵江南貴妃復舉盃謂后曰姊此歸見兒即為皇太后矣宜善自保重妹無還期當死於此姊到快活莫忘此處不快活太后與妃皆大慟太后自清河而下既入境即登舟晨夕倍道而進金字牌促有司行期者相接又云金人送梓宮及太后使副凡十一人各有名色又以御前左副都點檢完顏宗賢秘書監劉陶

為使宗賢金太宗晟子時封沂王臣聞之長老言北人奉使南來者多以重

臣下假它官南出蓋有之也日歷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乙巳主管往來國信所狀紹興十二年八月泛使完顏宗賢等到闕有屬官三員承指揮行李從物及上下馬處並依使副例不知屬官三員為誰趙甡之遺史稱令入所遣扈從使者七十皆各有名色當考云

后次燕徽猷閣待制洪皓得進見上聞居安且至故命勛逆之紹興講和録皇朝又書某啓季夏極熱伏

推某官鈞候萬福何鑄等還所蒙惠書近已草畧脩報伏蒙上國曲軫仁慈悉從所請深念恩德實是國公特留鈞意力賜贊成區區銘感何有窮已比覩泗州關報備悉指揮送護一行人等約七月末過界聞命鼓舞舉國之幸已取八月間遣使報謝闕下敢望先次奏知有新茶五百斤聊以將意便中未能多致切幸笑留餘續

上狀次

不宣

左承議郎馮時行免勘勒停時行既為漕臣李垧所劾送開州治捕繫且二百人録事參軍奏節譚俣當治其事垧趣具獄俣謂人曰三巴人常憐無賢守為治今萬幸得賢守及擠之何以見長老子弟卒不肯傳致至是御史中丞万俟卨言時行既非主兵之官恐無跋扈之狀雖竄歲月何由招伏干繫者衆其傷實多欲望詳酌免勘庶罰伸於不法之吏惠加於無辜之民故有是旨垧猶不肯已提點刑獄公事何麒劾罷之獄

遂散孫覿撰万俟卨墓誌公言萬州一障現然在荒茅篁竹中僅大聚落耳時行以職事忤轉運使誣以跋扈遞興大獄連逮無辜之民案日歷所載卨全章無此語也炯罷漕在今年十一月庚寅今併書之

辛巳詔以諸州禁軍弓弩手揀刺殿前司諸班直用領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請也

壬午言者乞稍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究濫不知幾何欲望小加裁損罪至杖者方給隨行之物罪至徒者方追賞錢賞錢至五百者方根問來歷輔臣進呈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給煮海者十之八九其可

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政然使人専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之使濞不専煮海之利雖欲為亂得乎

癸未有舉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為言者所論上曰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意不可用　觀文殿學士孟庾徽猷閣待制李正民右廸功郎畢良史言不能死節乞正典刑詔並令任便居

住熊克小歷載庚侍罪在甲子今從日歷

甲申鎮西軍節度使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秦鳳路經畧使知秦州兼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陜西諸路軍馬吳璘檢校少師改充階成岷鳳四州經畧使仍以漢中田五十頃賜之

乙酉鄂武軍羈管人張節夫移送建昌軍時責授軍器少監朱芾先至武陽都省言二人皆岳飛官屬難以同在一處居住故徙焉

丁亥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秦熺行祕書郎

戊子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致仕王繼先為鳳寧軍承宣使以吳貴妃進封推恩也制曰繼先善於擇術仁以存心雖隱於醫蓋進乎技又封其妻郭氏為郡夫人此據程敦厚外制集附見未得其日月繼先言已致仕乞不推恩不許

己丑少保尚書左僕射秦檜上懿節皇后謚寶册于几筵殿　利州觀察使添差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翟琮卒

初興元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至數千頃故漢中

地極膏腴兵興以來歲久弗治至是帥臣武當軍節度
政親往督役其後堰城歲省漕運二十餘萬石又漢江
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隄捍之水遂趨南岸咸賴以安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十五